

美国新科技探案小说

A novel by Les Martin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Glen Morgan and James Wong

THE X FILES

TV

恐惧



贾明舫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Harper Collins
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中译本© 1998
少年儿童出版社

恐 惧

莱斯·马丁 著

贾明昉 译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赵元真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杨林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3.7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55,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排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7 - 5324 - 3691 - 8/I · 1585(儿) 定价:6.00 元

序

西方的小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到诸如《尤利西斯》那样的意识流,以及尔后的种种现代派,其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和本质还是写人,写人的心理、思想与命运,以及他们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适应与开拓、矛盾与冲撞,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中国小说亦然)。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流行一种以高科技(诸如生物工程、星际飞行、电脑技术)等为背景的侦探破案小说,将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上适当的科幻想象,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种种离奇古怪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案件,然后以推理、侦破的形式演绎故事,使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产生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对人类的未来、对茫茫宇宙产生一种童话式的向往与联想。而这种向往与联想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因此,它在发挥小说的功能(美学功能)的同时,又可激励青少年去努力学习,追求科学与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小说,对我们当今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是有益的。同时,这些小说又与影视同时推出,也增强了它们的影响与效果。

很高兴地得知少年儿童出版社肯花钱引进这套有意义的书。我相信它在丰富我国小说的品种、开阔读者视野、传播科学文化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萧乾 文洁若

1998.8.2

人与机器

埃 德返回邮件分拣机旁坐下，开机。
信件重又开始在机器上快速传递过来。埃德的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数码显示板上，数字在不停地闪烁。

13207……13090……08619……杀死
……49548。

埃德惊呆了，虽然手指还在机械地敲击着键盘，嘴巴却惊得合不拢了。

21227……10977……杀死他们……
44310。

埃德的视线被牢牢地吸在显示板上。宽敞、繁忙的分拣处在他的意识里逐渐模糊了，他看到的只是显示板上清晰可见的命令：

“把他们全部杀掉！”

埃德再不觉得无聊得要死了。

此刻，他吓得要死！

第一章

埃德原先真是无聊得要死。让他这么无聊的是他的工作。每当无聊如潮袭来时，他总是劝慰自己，虽然无聊，总比饿死或是露宿街头好吧？如果不是两个月前找到这份差事，他真的会潦倒街头甚至饿死的。

这份差事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邮局分拣信件。每周五天，每天七小时，枯坐在分拣机旁。

光阴如流水一般，日复一日地过去。又一个信封弹上了分拣机，埃德望一望显示窗口，上面亮出了邮政编码。

14141。

埃德随即将邮编输入了键盘。

分拣机上的红色数码显示板亮了。

14141。

埃德核对了一下邮编，按下了一个按钮。

信件嗖的一声就转到了传送带上的另一个工作点。

紧接着，又有一个信件传到了埃德的面前。

02828。

埃德敲击着键盘上的数字。

02828。

在这个信封转到下一个工作点时，埃德瞥了一眼手表。

离午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又一个信封传过来了，埃德赶忙处理。

埃德在这里干了一个月了。在分拣处干活的人全都穿着灰蓝相间的制服。他根本不用动脑筋就可以干活。他的手不停地拣信件，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面前的分拣机多讨厌。这是最新一代分拣机，按说应当是工人的好帮手。

“天大的笑话！”埃德扫了一眼数码显示根，一边暗自嘀咕了一句。究竟谁是机器？一眼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是他在操纵机器，而是机器在操纵他。

一个信封卡住了，埃德赶紧收回思绪。

埃德很喜欢眼前这样的信封——大小不符合标准的、折叠看的、皱巴巴的，会让机器卡住。这样的信封

让埃德有事可做。这种事是机器干不了的，至少现在干不了。

他伸过手去，想把信封拉出来，却“噉”的一声把手缩了回来。

他的手指像是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低头看去，血从手指上渗了出来。

“给纸划破了。”他嘀咕了一声，感到胃里翻腾了一下。

看到血，他感到恶心，弱小无助的感觉更明显了。他甚至能感觉到机器在对他冷笑。面对机器，血与肉又能怎么样呢？他愤怒了，全身发抖，脸都涨红了。

这时有只手放在埃德的肩上。

抬头一看，是他的头儿哈里·姆纳利。

哈里很关切地问：“埃德，你没事吧？你脸色太苍白了。”

埃德伸出手指：“流血了。”说着，他的手指还在发抖。

哈里扫了一眼，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被纸划了个口子吗？”稍顿了一会儿，又说，“当然，如果不方便干活的话——”

埃德赶紧打断头儿的话：“没什么不方便的。你说

得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快不流血了。我马上接着干活,工作不能停。”

哈里清了清嗓子,好像挺不自在,最后他说:“埃德,有件事想和你谈一谈,工作上的事。冷饮机那边没人,咱们过去谈一谈吧。”

埃德心头一沉,但嘴里还在说:“信件怎么办呢?”

“现在先不用管它。”哈里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关掉了分拣机。

埃德有点泄气,站起来,跟着哈里朝冷饮机走过去。他预感到他一定要谈什么重要的事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埃德你瞧,这事不太好说。其实这儿的很多人都和你差不多。我知道这里的活很让你作难,新来乍到嘛。可是,我还得让你走,实在抱歉。”

埃德没有争辩。他知道争也没有用。他站在那里,像条被鞭子抽过的狗,一条无缘无故挨了揍的狗,满眼凄惶地看着主人。

哈里使劲控制着自己,开导说:“其实,也不是你干得不好,你的活干得很出色。我不是说过吗,你是个好人。但你知道最近的情况,活不太多,公司在裁人,还有预算问题——新技术是很费钱的。还有,有了新机

器，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这我都知道，”埃德接着他的话道，“上次丢掉饭碗也是这个原因。他们的机器比我干得快两倍，也好两倍。他们说不是我的错，是科学进步的错。”

哈里说：“当然，制造机器是需要人手的，也许你可以参加培训，然后——”

“哈里，我都五十二了，还能学新东西吗？即便学会了，会有人要我这把年纪的新手吗？”

哈里一时语塞。

埃德接着说：“哈里，也许我能在这里干点零活？”

哈里叹了口气，说道：“不要认为是我不愿意你在这里干，实在是上头有令下来，不信你可以看看传真。”

埃德只好说：“唉，不用了。我相信你。”

哈里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大家伙给你凑了点钱，一共是一百美元。”他说着，很难为情地把信封塞到埃德的衬衫口袋里，然后又说，“你可以干到这个周末，再长，我就无能为力了。实在太对不住你了。”

埃德回答说：“不用道歉，又不是你的错。这不是哪个人的错。麻烦就在这里，人人都从机器呀什么上接到什么命令。”

哈里咳嗽了一声，在埃德的后背上拍了一下，离开

了。埃德返回邮件分拣机旁坐下，开机。

信件重又开始在机器上快速传递过来。埃德的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数码显示板上，数字在不停地闪烁。

13207……13090……08619……杀死……49548。

埃德惊呆了，虽然手指还在机械地敲击着键盘，嘴巴却惊得合不拢了。

21227……10977……杀死他们……44310。

埃德的视线被牢牢地吸在显示板上了。宽敞、繁忙的分拣处在他的意识里逐渐模糊了，他看到的只是显示板上清晰可见的命令：

“把他们全部杀掉！”

埃德再不觉得无聊得要死了。

此刻，他吓得要死！

第二章

加里·泰伯不用担心被炒了鱿鱼。他自己就是老板，做房地产生意。但让人头疼的是，生意不好做。人们不在购置房屋、农场上花钱。大家普遍都没钱，所以泰伯的银行账户也很干瘪。他几乎没有钱付房租，而商业信托大厦顶层写字间的房租却在陡升。大厦虽然只有十层，但在富兰克林地区却算得上是摩天大楼。

加里看了看手表，是午饭的时间了。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卖出去，连一点点业务都没有。眼睁睁看着多年拼搏起来的公司在一天天衰落下去，真让人心里窝火。这样下去，很快就得带着盒饭来上班了，甚至干脆省掉午饭。

当然，今天还不必这样。他的胃在咕咕叫，赶紧系上白衬衫脖子上的那个扣子，整理了一下领带结，穿上灰色夹克外套，打开电话自动应答机。他往电梯里奔

去时，嘴里满是口水。下边的莫利 Y 餐馆，今天的特色菜是咸牛肉和洋白菜。

他走进电梯的时候，里面还没有什么人，但是不久人就多了起来。电梯上绿色显示板上的数字从 10 跳到了 9，人越来越多，加里不得不往后退。加里从众人的头顶上看到电梯上的数字跳出了 8，人一下子又拥进来好多，他不得不后退到里面来。电梯每到一层都要停，好像永远也不会到达地面似的。加里打心底里讨厌乘坐电梯：里面地方狭小，人都挤在一起，让人受不了。他有时会想，还不如被房主赶出来潦倒街头呢，那时就不用再在电梯里受这份罪了。

加里抬头向电梯上的显示板望去，想知道还有几层就可到底层，离开这个鬼电梯。

然而他看到显示板上出现的不是数字，而是“没有空气”这四个字。

加里脸上的汗水一下子就淌了下来，用手背擦都擦不完，肺开胎疼起来。这些人，只顾吭吭哧哧往里挤，真该把他们端出去。

“无法呼吸。”显示板上忽然又闪烁起这句话。

加里一边摸摸索索想松开领带，一边往后退，想离显示板远点。这时，他的后背碰到了电梯的墙板上。

他无路可退了。

周围的人开始向电梯门口挤,但同样也无路可逃,只能眼睁睁看着显示板上的数字跳出3,然后是2。

电梯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马上就到达地面了。要是在这里再多呆一分钟,后面这个满脸是汗的家伙可能会吐他们个醍醐灌顶。你看这个家伙正在不停地擦汗,大口喘着气,眼珠都要凸出来了。只要这小子出事,午饭就别想正点吃到了。

没有人再去看显示板,只有加里两眼死死盯着它,像是被吸住一般。

加里吓得眼睛快要鼓出来了,因为他看到显示板上跳出:“把他们全部杀掉!”

“死者四名——不包括杀手。”说话的是宾州韦南戈县的警长斯宾塞。他是个大块头,身材魁梧结实,胡须修理得整整齐齐,制服笔挺,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人物。

和他一起在现场忙碌的那人却很一般:西服有点皱,头发也该理了。斯宾塞向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处求援时,可没想到来的会是这样一个人。

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连名字都不入流:大名鼎鼎

的联邦调查局里，竟然有人叫福克司（狐狸）！斯宾塞虽是满心不屑，嘴里可不敢这么说。他得周到招待。因为这个案子太棘手，让他干着急，好歹得有人帮着出出点子。他老实告诉福克司·默得：“联邦调查局肯帮忙真是太好了。说实在的，我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案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默得回答说：“难怪他们要我来呢。我的专长就是分析特殊案件。”

斯宾塞说：“听说你们常常能分析、勾画出在逃嫌疑人的轮廓。这次，嫌疑人都死了，就只好办了吧？”

“我说过，好不好办要取决于作案过程。”

说话时，他们两个人正在商业信托大厦的门厅里，面前齐胸高挡着一条黄色带子，上面用黑色印刷体写着：“犯罪现场，不得入内。”

有位警官往上撩起带子，默得和斯宾塞哈腰钻了进去。电梯的门开着，有具尸体半截在电梯内，半截在外，用帆布盖着。另外三具都在电梯内，全都用帆布盖着。

默得马上就忙活开了。他熟练地带上橡胶手套，为的是不影响现场。他走进电梯间，斯宾塞紧随其后。

默得检查尸体时，斯宾塞还在见缝插针地说：“嫌

疑人的尸体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击毙嫌疑人的保安在我们这里。电梯里活下来的证人在医院里。你随时都可以找他们了解情况。”

默得点点头，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斯宾塞在旁边看着，觉得默得的职业洞察力有种令人肃然的成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工作起来这么干练的联邦调查员。这可是个行家。自己这个小城镇的警长要好好跟人家学学。

默得检查完尸体，又开始仔细检查电梯：先是齐腰高的栏杆，然后是呼叫按钮，最后是电梯顶。

斯宾塞说：“我们为现场画了草图，还仔细找过指纹。”他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人知道，尽管是小地方的人，他们也不是一窍不通。

默得指着电梯显示板上门进去的残痕问：“那是事故发生时留下的吗？”

斯宾塞从没注意过上面还有个受损的地方，脸一下就涨红了，含糊糊地说：“我会查明白的。”

默得点点头，问：“可以看看嫌疑人的尸体吗？”

“可以，可那只是尸体的残余部分。”